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初編 17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
一百二十年的旋盪（1879～2000）（中）

宋光宇・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初 編

第 17 冊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旋盪
(1879~2000) (中)

宋 光 宇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城隍爺出巡——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
旋盪（1879～2000）（中）／宋光宇 著——初版——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6+17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 17 冊）

ISBN：978-986-322-270-5（精裝）

1. 民間信仰 2. 臺灣

733.08

102002951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 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322-270-5

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會一百二十年的
旋盪（1879～2000）（中）

作 者 宋光宇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初編 30 冊（精裝）新臺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次

上 冊

陳 序

自序與謝辭

第一章 楔 子 1

第一節 緣起 1

第二節 文化變遷是一連串的事 8

第三節 臺灣的宗教市場 13

第四節 城隍信仰 18

第五節 廟是用來團結各方人士 24

第六節 微觀史、文化史和生活史 28

第二章 臺北盆地的變化 31

第一節 地圖在說什麼 32

第二節 東方遇到西方 33

第三節 把臺灣畫成三個小島 37

一、1570 年的亞洲地圖 40

二、1596 年的中華及東印度諸島精確海圖 41

三、日本江戶初期東洋諸國圖 42

四、1606 年的中華地圖 (China) 43

五、1672 年的中華帝國 (The Kingdom of China) 44

六、1656 年的中華帝國圖 (La Chine Royavme) 45

七、1705 年的日本地圖 (A map of Japon) 46

第四節 把臺灣畫成一個大島 47

一、1655 年的《中華帝國新圖》(Imperii Sinarum 47

nova descriptio) 47

二、1696 年的《中華東部圖》(Parte orientale 48

della China) 48

三、1728 年的中華沿海地區海圖 49

第五節 1640 年荷蘭人實測的臺北地圖 50

第六節 清代繪製的地圖 55

一、1695 年的臺灣府志 55

二、1704 年的康熙臺灣圖 56

三、1714 年馮秉正測繪之福島圖 56

四、1717 年的諸羅縣志 57

五、1723 年的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 58

六、1756～1759 年的乾隆《臺灣輿圖》	59
七、1760 年的臺灣番社圖	61
八、1864 年郇和的《福島地圖》	61
第七節 臺北曾經是古湖嗎？	62
一、斷陷坑說	62
二、偃塞湖說	63
三、地震說	63
四、海水入侵說	64
五、土地瞬間液化說	64
六、寒冷氣候說	66
第八節 小結	68
第三章 人的舞臺	71
第一節 原住民的爭議	71
一、究竟是誰：凱達格蘭族？或馬賽族？	71
二、社址的古今對照	72
三、淡水河流域的原住民社會	73
四、民族性與習俗	75
（一）部落間的關係	75
（二）獵頭	75
（三）劫掠	76
（四）母系社會	77
（五）經濟活動	77
第二節 漢人的移入	78
一、到海外謀生的動力	78
二、清初的移民政策	79
（一）綏撫時期（1684～1718）	79
（二）海禁時期（1718～1785）	81
三、漢人在西部的開拓	83
第四章 大舉移墾	87
第一節 漢人心目中十八世紀初的北臺灣	87
第二節 入墾臺北	89
一、康熙末年（1684～1722）	89
二、雍正朝（1723～1735）	93
三、乾隆朝（1736～1795）	94
第三節 莊園街市的形成	99
第五章 大稻埕與霞海城隍廟	107

第一節	行政上的盲區	107
第二節	頂下郊拚	111
第三節	大稻埕的興起	114
第四節	霞海城隍及其廟宇	117
第五節	迎神賽會與藝閣	136
第六章	茶業的國際貿易	141
第一節	水沙連茶	141
第二節	洋行與北部茶業的興起	143
第三節	茶的品種	148
第四節	烏龍茶及其出口貿易	148
第五節	包種茶及其出口貿易	156
第六節	紅茶及其出口貿易	166
第七節	茶的外銷與迎神賽會	175
第八節	小結	179

中 冊

第七章	迎神逐疫與公共衛生	181
第一節	絕望的心理	182
第二節	十九世紀末的鼠疫	184
第三節	鼠疫來襲	185
第四節	迎神、造塔以逐黑疫	188
第五節	官方推行的公共衛生	193
第六節	臺人的陳情與療癒	198
第七節	臺人的妥協和適應	204
第八節	小結	208
第八章	傳統與蛻變（1897～1923）	211
一、	1897 年	212
二、	1898 年	213
三、	1899 年	214
四、	1900 年	217
五、	1901 年	219
六、	1902 年	221
七、	1903 年	223
八、	1904 年	225
九、	1905 年	226
十、	1906 年	228

十一、1907 年	230
十二、1908 年	233
十三、1909 年	235
十四、1910 年	236
十五、1911 年	239
十六、1912 年	243
十七、1913 年	245
十八、1914 年	248
十九、1915 年	250
二十、1916 年	252
二一、1917 年	253
二二、1918 年	255
二三、1919 年	258
二四、1920 年	261
二五、1921 年	269
二六、1922 年	271
二七、1923 年	272
第九章 登峰造極（1924～1943）	275
一、1924 年	275
二、1925 年	279
三、1926 年	280
四、1927 年	284
五、1928 年	286
六、1929 年	289
七、1930 年	294
八、1931 年	298
九、1932 年	302
十、1933 年	305
十一、1934 年	309
十二、1935 年	313
十三、1936 年	315
十四、1937～1942 年	319
第十章 文化解析	321
第一節 日方人員的參與	321
第二節 爐主的選定與爭議	325
第三節 密集的新聞報導	334

第四節	大稻埕成爲臺灣的經濟重心	336
第五節	竹枝詞與膠彩畫	344

下 冊

第十一章	移風易俗	351
第一節	光復後的盡情熱鬧	351
第二節	「浪費」——端正禮俗的藉口	353
第三節	開始禁止迎神賽會	358
第四節	統一拜拜日期	360
第五節	熱鬧的頂峰（1956～1960）	366
	一、1956 年	366
	二、1957 年	367
	三、1958 年	367
	四、1959 年	368
	五、1960 年	372
第六節	移風易俗（1961～1968）	374
	六、1961 年	374
	七、1962 年	377
	八、1963 年	378
	九、1964 年	381
	十、1965 年	382
	十一、1966 年	383
	十二、1967 年	383
	十三、1968 年	385
第七節	輿論的推波助瀾	389
第八節	轉型（1971～1980）	394
	一、1971 年	394
	二、1972 年	396
	三、1973 年	397
	四、1975 年	400
	五、1976 年	401
	六、1977 年	401
	七、1978 年	401
	八、1979 年	403
	九、1980 年	403
第十二章	浴火重生（1981～2000）	407

一、1981 年	407
二、1982 年	418
三、1983 年	419
四、1984 年	420
五、1985 年	420
六、1986 年	423
七、1987 年	423
八、1988 年	425
九、1989 年	429
十、1990 年	432
十一、1991 年	435
十二、1992 年	441
十三、1993 年	443
十四、1994 年	445
十五、1995 年	446
十六、1996 年	447
十七、1997 年	452
十八、1998 年	455
十九、1999 年	459
二十、2000 年	460
第十三章 絕代風華	465
第一節 改革成功的部分：祭典形式	465
第二節 發展上的罩門	470
第三節 「吃拜拜」的文化因素	479
第四節 陽衰陰盛的人口結構	490
第五節 陳文文帶動的文化創意	494
第六節 結語	500
附 錄	501
附錄一 臺北市各區人口統計表	501
附錄二 臺北市各區人口統計表	504
附錄三 臺北市「1968 年～1990 年」各行政區人口消長增減率	506
附錄四 臺北市各區歷年的性別比例	509
參考書目	513
2012 年暗訪與繞境陣頭集錦	523

第七章 迎神逐疫與公共衛生

有關清代臺灣各地迎神賽會的情形，已在第五章第六節提及，在此不再贅述。本章就直接切入日據時代。

在臺灣割讓給日本的頭三年（1895～1897），兵馬倥傯，社會動盪不安，又碰上可怕的鼠疫、霍亂等傳染病的流行，死亡枕藉。霞海城隍誕辰的慶典及遊行活動中止了三年。從明治三十一年（1898）開始，這項盛典逐年舉行，一直到昭和十二年（1937）日本人發動侵華戰爭，在臺灣厲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切斷臺灣漢人對中華文化的聯繫，才再度停止。

在鼎革之際，臺灣發生了可怕的瘟疫——鼠疫。從 1896 年 5 月 7 日在臺南安平發生第一個鼠疫病例算起，到 1918 年完全撲滅為止，前後流行了二十二年之久，每年因此而病故者以千百計。在鼠疫尚未完全平服之際，又有霍亂、傷寒等疾病作亂。在 1919 年和 1920 年又有流行性感冒為禍，奪走上千條人命。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機關——臺灣總督府——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流行瘟疫，不得不採用近代歐洲熱帶殖民經驗之「熱帶風土馴化」概念與作為，諸如：隔離、消毒、打預防針等辦法，設立避病院，以為隔離治療之用。同時透過官辦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大力宣導各種相關的衛生觀念以及西式治療的成效。並且要求警察機關強制執行環境清潔之道，花錢收購老鼠，每隻價格為五、六錢不等，還有抽獎活動。臺人從最初的抗拒，到配合清掃環境，加上特有的迎神逐疫，掃蕩疫氣。在官民多方的配合和努力下，終於使得鼠疫銷聲匿跡。臺灣以西醫為主幹的醫療系統也隨而奠定百年不移的基礎。

第一節 絕望的心理

依照現在醫學和公共衛生的認知來說，鼠疫和各種流行性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一定是跟污穢、擁擠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十九世紀末，無論是在臺灣，或是在中國，人群聚居處的環境，從現在的生活水準來看，都是污穢不堪的。在日據之初一些日本人的記錄中，就可以印證這一點。根據日本衛生隊實查記錄云：

臺府街市，房屋周圍或院內，流出活水，又到處瀦流成沼，或人與犬豚雜居，雖有公共廁所之設備，而往往到處散放糞便。唯市中日本人鑿井之噴水，以鐵管供給飲用水，而其桶器極為不潔。娼婦到處暗出，其染惡性梅毒已入第三期，侵蝕至骨者，市內甚多。又臺南府地方雜亂廢棄物自不庸論，即糞尿亦到處散放堆積，街路兩旁之排水溝污水積帶，惡臭衝鼻，由域內頓入城內時，為臭氣刺激幾至嘔心。〔註1〕

明治28年（1895）樺山資英在領臺時寄給雙親的家書提及雞籠風景：

很難相信這是人所居住之處，街路上只見糞汁流竄，泥濘不堪的現象彷彿地獄一般，我這一生恐怕不會再遇到如此不潔的城市吧！〔註2〕

明治28年（1895）《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記錄云：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家屋為防土匪的攻擊，幾乎都沒窗戶，因此通風採光皆不良，造成陰暗多穢氣，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註3〕

小田俊郎《臺灣醫學五十年》也引述作家西川滿對基隆港的描述：

肚皮漲著快觸及地面的豬仔，伸長著鼻子，在路旁的垃圾堆中覓食；在屋後水井邊洗菜的姑娘，旁邊老婦人正在沖洗便桶。〔註4〕

總督府技師岩田清三郎於明治三十年（1897）對鹿港的調查報告指出：

本地人尤其有不潔習慣，室內幾乎全無採光，污物呈堆積狀態，令

〔註1〕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行，1956年，頁25。

〔註2〕 樺山資英傳刊行會編，《樺山資英傳》，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1942年。

〔註3〕 《近衛師團軍醫部征臺衛生彙報》，1896年5月，頁11～79。

〔註4〕 小田俊郎，《臺灣醫學五十年》，日本東京：醫學書院，1974年。轉引自前揭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頁72～73。

人見之噁心；欲在此等不潔之室內進行消毒，其困難程度非筆墨所能形容。〔註5〕

由以上文字描述，可知日本據臺初期，一般日本人對臺灣衛生環境都感到厭惡與不屑，對臺灣人不潔的衛生習慣不僅無法容忍，而且倍感恐懼。因為相對於臺人的髒亂，日人的潔癖習慣讓他們更難適應臺灣環境。於是有「衛生的日本人」對照「骯髒的本島人」的說法〔註6〕。日人所推動的公共衛生，基本上，是在為日本人建立一個適合他們居住的清潔、乾淨、衛生的環境，改善臺人居住環境則是附帶的副作用〔註7〕。

1895年時在臺灣北部，最大的城市是大稻埕，有70條以上的街道，3,802戶，27,607人，占臺北地區人口的7.1033%。艋舺有44條街道，2,611戶，17,903人，占臺北地區人口的4.6064%。〔註8〕都是人口相當密集的地方。人口密集，人群熙來攘往，就會形成了一個「高頻」波動的場域。無論是細菌也好，病毒也好，體積都非常的小，適合生存在這種高頻波動的場域之中，因此，真正促成病毒傳播的原因應該是這個高頻波動的場域，不一定是污穢的環境。

依目前流行的醫學知識來說，污穢的環境和密集的人口是傳染瘟疫最理想的所在。鼠疫、霍亂、傷寒、乃至於流行性感冒，就發生在這樣的環境中。

很諷刺的事實是原先髒亂污穢、人群雜沓的環境並沒有引發鼠疫。真正的鼠疫卻是由愛清潔的、講衛生的日本軍隊帶進臺北的。跟現代有關疾病、公共衛生概念完全不符。面對這種矛盾的狀況，該如何詮釋？是一件棘手的事。

藉用「賽斯書」所提出的概念：「身體的症狀是內心世界的反映」〔註9〕，

〔註5〕 許賜慶編譯，總督府檔案專題翻譯（四）衛生系列之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衛生史料彙編》（明治29年4月至明治29年12月），V00148/A005，臺灣省文獻會印行，2000年，頁147。

〔註6〕 蔡素貞〈日據時期臺灣人對日本文化之迎拒：殖民性、現代化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論文，2008，頁52。

〔註7〕 蔡素貞，2008，頁115～119。

〔註8〕 魏德文主編，高傳棋編著，《臺北建城120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22。

〔註9〕 美國人珍·羅伯茲（Jane Roberts, 1929～1984）從1963年開始，每週有兩次「出神狀態」，口授一位自稱是「Seth」的高靈所傳達的訊息，由她的先生Robert Butts速記，整理成一系列玄學書籍。通稱為「賽斯書」。全系列的主旨是說「你創造了你自己的實相」。在1979年，Seth開始講群體事件。更進一步的主張：「我們私人的衝動，就是要提供發展我們自己的能力的原動

來看十九世紀末在臺灣所發生的鼠疫以及其他致命的流行疫疾，就會有比較合理的解釋。在割讓之際，臺灣人民完全心碎了，在心理上，陷入了絕望的境界。詩人邱逢甲在離開臺灣之前寫下千古名句：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傳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這首詩充分表達了這種絕望的心情。絕望的心情不只出現在文人墨客身上，也出現在一般市井小民的身上。在市面上，稍有經濟能力者，都買棹內渡。商人薈集的艋舺、大稻埕、臺南等地，更是一片愁雲慘霧。這種絕望的情緒在社會上蔓延，讓一種帶有「絕望」「滅絕」信息的病毒獲得良好的發展地盤。於是，死亡率非常高的鼠疫病毒欣然入侵，肆虐於人煙集中、商業鼎盛的大稻埕、艋舺與臺南等地。既然是「信息」層面的出了問題，臺灣人民抬著神像，遍行大街小巷，來掃除疫氛，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第二節 十九世紀末的鼠疫

在人類的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的鼠疫流行，死亡枕藉，影響深遠。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是在西元六世紀的東羅馬帝國，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波及歐洲所有國家，將近二千五百萬人死亡。第二次是在十四世紀，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僅歐洲一地，就有五千五百萬到七千五百萬人喪命。第三次大爆發是 1855 年到 1959 年。流行將近一百年之久，死亡人數估計達一千二百萬人。臺灣在日據時代初期的鼠疫就是這一次大流行的一部分。

十九世紀末葉，中國雲南發生鼠疫。筆記小說中留下相關的記錄，把這一次鼠疫的時間上溯到乾隆年間。洪亮吉（註 10）在他的《北江詩話》卷四提

力。同時使這些能力對人類和自然界的最佳利益也有所貢獻。賽斯強調：我們的衝動就是要幫助我們在個人的基礎上，創造我們的實相。身體的內在環境是跟天氣模式有密切的關係。當人的心靈和外在的生活無法達到原先設定的生活品質時，就要有一番調整。如果一個政治體制失敗了，那麼就要有一個天災來改變政治環境。從另一方面來說，人們原有的那種奮起的、創造的力量將隨之浮現。見王季慶譯，《賽斯書：個人與群體事件的本質》，臺北市：方智出版社，1994，序及頁 32。

〔註 10〕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號北江。常州人（今江蘇省武進縣）。清乾嘉

到：

時雲南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師）道南賦鼠死行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日，道南亦即以怪鼠死，奇矣。〔註11〕

依洪亮吉所描述的症狀，確實就是鼠疫。光緒年間，俞樾〔註12〕在《右仙臺館筆記》卷十六就清楚的說明這一次鼠疫的起源和症狀，是一種死亡率極高的傳染病：

同治之初（1862～1874）滇中大亂，……亂定之後，孑遺之民稍稍復集。……時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起，或逾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註13〕

所謂「滇中大亂」，是指咸豐六年（1856）五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雲南發生以馬如龍、杜文秀爲首的回亂。最後爲雲貴總督岑毓英所平定。戰事一起，難民四出逃命。中介者是帶有鼠疫病菌的跳蚤，藏身於難民的衣物被褥之中，隨著難民潮，從雲南沿紅河（元江）而下，到北越的河內、海防，繼而傳到香港、廣州，再北上傳到廈門、澎湖和臺南，繼而北上到上海、山東，乃至於東北三省。日本官方記錄顯示，這次臺灣的鼠疫是從香港傳入的，而且是先傳染前來占領的日本軍隊，再由軍隊傳到民間。

第三節 鼠疫來襲

1896年3月11日，日本駐香港的領事向本國報告說，當地已發生鼠疫，

時期著名的學者。重要的經學著作有《弟子職注》等，《春秋左傳詁》更是晚年力作；史學方面，長於地理研究及撰寫方志，撰有《三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等書。

〔註11〕洪亮吉《北江詩話》，收入清·洪用懃等編纂，《洪北江亮吉先生遺集》，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臺北，華文書局影印，頁4026～4027。

〔註12〕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江蘇省湖州府德清縣城關鄉南埭村人，乃是晚清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

〔註13〕俞樾（曲園居士）《右仙臺館隨筆》，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第十六編第七冊。臺北：新興出版社，1977。

正在蔓延，要求剛剛接管臺灣的日本殖民政府嚴加注意沿海口岸，以防範鼠疫的入侵。4月16日駐廈門的日本領事也發出同樣的警告，廈門及其附近地區也發生了可怕的鼠疫。

同年5月7日，臺南安平就發現了臺灣第一個鼠疫的病例。臺南廳民政部長下令嚴格實行隔離措施。駐在臺南的第三旅團軍醫部立即展開嚴密的預防消毒，並且進行病菌檢驗。經過軍醫部和臺南檢驗所的檢驗，證實5月6日在安平所發現的疑似病例，就是鼠疫。鼠疫正式入侵臺灣。

接著在打狗（今高雄），發現一名鼠疫患者。在雲林發現一名疑似的患者。安平與臺南也陸續傳出鼠疫病例，顯示鼠疫正在逐漸擴大。

到了七月下旬，天氣正熱的時候，臺南與安平的疫情突然告停。香港和廈門的鼠疫也同時銷聲匿跡。臺灣總督府以為疫情已過，也就撤銷了對往來船隻的檢疫工作，撤銷了檢疫人員，也廢止了檢疫所和派駐在海港的分駐所。

但是到了10月27日臺北城內的日本駐軍發現三起疑似的病例。第二天檢驗報告出來，證實是罹患鼠疫。正式宣告可怕的鼠疫襲擊臺北，並且已經擴散到臺灣西部平原地區。往後幾年中，當時最繁華的大稻埕和艋舺，受害最重，死亡枕藉。而臺灣海峽的對岸，福州、泉州、廈門等地，也飽受鼠疫的蹂躪。

自從鼠疫入侵臺灣之後，幾乎每年都會發生。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和三十七年（1904）為最嚴重。前者有患者4,496人，死亡3,670人，死亡率是81.63%。以臺北和臺南為最主要的流行地。後者有患者4,494人，死亡3,370人。死亡率是74.99%。以臺南、嘉義、鹽水港和臺北為主要的流行地區。（註14）

綜觀鼠疫在臺灣的流行概況，臺北在明治四十年（1907）最後一次大流行之後，只有一些零星的病患出現（註15）。臺南自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不再有鼠疫發生。其他地區則以嘉義為多，每年都有鼠疫的病例發生。尤其是樸仔腳（今樸子鎮），是最難根治的地方。到大正七年（1918）方才根絕。整個日據時期感染鼠疫的人數、死亡數和死亡率如表7-1。

〔註14〕《日據時代臺灣北部施政紀要》，頁271。

〔註15〕《日據時代臺灣北部施政紀要》，頁273。

表 7-1 日據時期全臺灣鼠疫患者統計表

年 次	患 者 數	死 亡 數	百 分 比
明治 29 年 (1896)	258	157	60.85
明治 30 年 (1897)	730	556	77.53
明治 31 年 (1898)	1,233	882	71.53
明治 32 年 (1899)	2,637	1,995	75.65
明治 33 年 (1900)	1,079	807	74.83
明治 34 年 (1901)	4,496	3,670	81.63
明治 35 年 (1902)	2,308	1,853	80.28
明治 36 年 (1903)	885	708	80.00
明治 37 年 (1904)	4,495	3,370	74.99
明治 38 年 (1905)	2,388	2,090	87.52
明治 39 年 (1906)	3,272	2,609	79.74
明治 40 年 (1907)	2,592	2,241	86.46
明治 41 年 (1908)	1,270	1,059	83.59
明治 42 年 (1909)	1,026	848	82.65
明治 43 年 (1910)	19	18	94.74
明治 44 年 (1911)	380	334	87.89
大正元年 (1912)	223	185	82.96
大正二年 (1913)	137	125	91.91
大正三年 (1914)	567	488	86.17
大正四年 (1915)	74	66	86.19
大正五年 (1916)	5	4	80.00
大正六年 (1917)	7	7	100.00
合計	31,351	24,072	76.78

資料來源：井出季和太，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1956，頁 26～27。臺北市文獻會編《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衛生篇·大事記》，1986，頁 272～273。

日本人爲了平靖鼠疫，依照歐美國家熱帶醫學的指導下，大力推行公共衛生。可是所用的手段極爲粗暴惡劣，在「衛生的日人」、「骯髒的臺人」的對照下，極盡鄙夷之能事。在第四節中將會有所討論。臺人們在憤怒和驚恐之下，只有迎請大家共同信仰的神明來繞境以驅逐疫氛，才能求得生活上和心靈上的真正平安。

第四節 迎神、造塔以逐黑疫

在日據時代，霞海城隍的第一次繞境巡行活動，不是爲了祝賀霞海城隍爺的誕辰，而是爲了鎮壓當時流行的鼠疫。也不是單獨行動，而是與大龍峒保安宮的保生大帝、關渡宮的媽祖等神明，共同負起保境安民的工作。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的《臺灣新報》，簡單的報導了霞海城隍執行他的逐疫任務：

前日大稻埕之霞海城隍神，各會首恭迎神像，巡視於本鎮之各市，一周而回，旌旗蔽日，鑼鼓喧天，頗形熱鬧。神駕臨時，居人門口，掛彩披紅、擺設香案，必恭如敬，拜禮如儀。然後焚紙鏹，放爆而謝之。蓋邇來疫癘淨消，人民樂逸，咸謂神靈呵護之功，蒙庥萬姓，則祀之耳〔註16〕。

鼠疫，又名百斯篤、黑死病、黑疫等，是一種高死亡率的傳染病，隨著日本軍隊一起入侵臺灣，流行於艋舺、大稻埕等人煙密集的地方。日本人沒有碰到過這種疾病，就不知道該如何對治，只知用消毒水做針劑，爲患者施打，死亡率高達 90%。又火葬和解剖屍體〔註17〕，完全不符合臺灣人的習俗。因此人心惶惶，臺灣的民眾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有祈求神明的庇佑。於是地方人士把保安宮保生大帝、霞海城隍廟的城隍、關渡宮的媽祖等著名廟宇的神像抬出來，遊行街市各角落，以清除疫氛〔註18〕。這一年沒有舉行慶祝霞海城隍誕辰的迎神賽會活動。

在明治二十九年（1896）日人初據臺灣的時候，全臺灣的鼠疫患者有 258 人〔註19〕。其中臺南有患者 74 人，死亡 63 人。臺北有患者 180 人，死亡 90 人。自是年的七月起，艋舺和大稻埕有數百名疑似的患者，災情相當嚴重。明治三十年（1897）全島有鼠疫患者 730 人，死亡 556 人。以臺南爲最多，541 名患者中，死亡 421。以後就逐年擴大疫情。

〔註16〕 〈正直爲神〉，《臺灣新報》第 95 號，明治 29 年（1896）2 月 25 日

〔註17〕 〈檢疫所見〉云：「醫官用白灰避疫藥水者，乃用冷水害人；死於疫者用火葬，乃謂燒人身屍，使人無葬身之地；醫官之剖葬法，乃謂破人屍身。」《臺灣新報》第 54 號，明治 29 年（1896）11 月 6 日。

〔註18〕 宋光宇，〈日據時期臺灣的瘟疫與迎神〉，《考古與文化：高曉梅先生八秩祝壽論文集》（下），頁 305～330，臺北市：正中書局，1991。又收入氏著《宗教與社會》，臺北市：東大圖書，1995，頁 67～102。

〔註19〕 《明治二十九年ベスト病流行紀事》，頁 87～96。